

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讲记(二)

释印光造论 释传印讲记

【论文】人根聪利,多得闻持,率以记诵讲说为事。

【讲记】我国固有的儒家文化,这时已经光大,并及诸子百家,已经是丰富多彩,光辉灿烂;以孔孟儒教的世间法为主,参以老庄,方士仙术也颇为流行。在这个基础上,传来了圆满透彻地阐明宇宙人生究竟谛理的至高无上的佛法,毫无疑问,这对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的人们,特别是对知识界来说,如同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精神食粮,使他们发现了归宿安稳、堪为皈依的新天地。

所以,每当一部经论典籍,刚一翻译过来,便竞相“记诵讲说”,从而“多得闻持”。讲说的时候为了明白易懂,往往参照或利用孔孟老庄诸书的义理概念,加以引用比对,以便触类旁通,这样来理解佛教的经论,是即所谓“格义”,其实便是把印度的佛法加以“中国化”。这是佛法传来初期必然经历的阶段,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佛教经论典籍的翻译,不仅使我国文化史上增添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,同时也使世界文化史大放光芒。因为,佛教始创于印度,发扬光大在中国,又从中国流传到了朝、韩和日本,以及越南等地。似乎可以说,在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

上,没有一种文化思想的典籍在传译方面,其内容之多,数量之大,能够超过佛教的。

特别是翻译的质量,可谓世界第一流。佛经的翻译,有民间社会组织的译场,有国家政府组织的译场,多半以后者为主。每获得一部佛经的梵篋,欲将翻译,先由皇帝颁诏,有宰相等官员挂帅组成由数十人或百数十人参与的译场。翻译的程序,至少有八道以上。计有:

一、宣梵文:按照原来的梵文宣读,多半由印度、西域大德担任。

二、译语:把所宣读的梵语翻译成中国的汉语。

三、笔受:把翻译过来的汉语写下来。

四、回缀:由于梵文语法与汉语不同,如主语,谓语等次序,要按汉语的语法排列出来。

五、润文:不仅要求合乎汉语的语法,更进一步要求文字语句要达到优美、通顺。

六、校勘证义:从文字结构到意义的表达,要校对是否有误。

七、证禅义:佛经非世俗文字,要考究是否符合佛教纲领性的、原则性的教义。

八、详定:最终性的审查和勘定。

如上八道工序,每一工序都不是一个人担任和完

成的,特别是,从第四道工序“回缀”以下,每道工序都是一大帮人,按现在的说法,是一个组。依佛经论典的部头大小,动辄经过若干年月,才能译成。译成之后,再由皇帝颁诏流通于天下,人们便如承受雨露一般地顶戴受持、“记诵讲说”。

还有,佛经梵筐的获得,谈何容易!西天东土的大德,不知道吃尽了多少千辛万苦,献出了多少人生难再的宝贵生命。如义净法师所记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中事迹,震人心腑,不忍卒读。如记《沙门玄照法师》云:

于是重涉流沙,还经碛石。崎岖栈道之侧,曳半影而斜通;摇泊绳桥之下,没全躯以傍渡;遭吐蕃贼,脱首得全;遇匈奴寇,仅存余命。

记《常愍法师》云:

附舶诣中天竺,船覆。舶主令上小舟济之,愍让余人求生,己则合掌面西念佛。念念之顷,舶沉身没,声尽而终。

请看,这是何等悲壮的时刻,又是何等从容不迫的场景!并且,于此可知:古德修持净土法门,如同每日吃饭穿衣,必不可少。义净法师赞云:“轻生为物,顺菩提心;忘己济人,斯大士行。”

记《义辉论师》云:

义辉论师,洛阳人也。受性聪敏,理思钩深,博学为怀,寻真是务。听《摄论》、《俱舍》等,颇亦有功。但以义有异同,情生舛互。而欲思观梵本,亲听微言。遂指掌中天,还望东夏。惜哉!苗而不实,壮志先秋。到朗迦戎国,婴疾而亡,年三十余。

记《伤悼道希法师》云:

百苦忘劳独进影,四恩在念契流通。

如何未尽传灯志?溘然于此遇途穷!

义净法师著名的《求法感赋》记云:

晋宋齐梁唐代间,高僧求法离长安。

去人成百归无十,后者焉知前者难。

路远碧天唯冷结,沙河蔽日力疲殚。

后人若未谙斯旨,往往将经容易看!

先人古德为追求真理,志凌太虚,气贯长虹,其业绩功德,尽未来际,不可磨灭!

自东汉后期的桓帝、灵帝之世以降,佛经的翻译日益增多。在这个过程中,一方面随着经论的译出面世,一方面就其学人的爱好和专攻,形成诸多的师家学派,如:成实师、俱舍师、涅槃师、地论师和摄论师等。

这时,是拉开印度佛教融入我中国汉文化的序幕的时期,这是一个吸纳消化的阶段。例如,庐山东林寺开山祖师远公法师,当他听到道安法师宣讲《般若经》义之后,便顿觉“儒道九流,皆糠粃耳!”乃至达磨西来,迄至隋唐,相伴隋唐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,孕育成就包括禅宗在内的大乘佛教八大宗派,出现了佛教与国家社会同步达到登峰造极、相互辉映的辉煌时期。在这当中,达磨祖师的到来,应该说是起到了“画龙点睛”的功用。

【论文】衲僧本分,向上一著。

【讲记】佛弟子出家受具足戒为比丘,佛制受持三衣,即袈裟。五衣名安陀会,是为常服;七衣名郁多罗僧,礼忏、诵经和坐禅时披著;大衣名僧伽黎,作法会、外出乞食时披著。三衣皆为坏色,谓:青、黑、木兰。破了可以缝补,尤其是大衣僧伽黎,可以多重地缝补。总名衲衣。

汉地较印度寒冷,仅此三衣,则不敷用,便把三衣当作“法服”,举行宗教仪式时披著,平常则仍著用汉服,即大领衣,破了又补,便是“衲衣”了。

如永嘉禅师《证道歌》云:“穷释子,口称贫,实是身贫道不贫;贫则身常披缕褐,道则心藏无价珍。”缕褐,即是粗布的、黑黄色(坏色)的衲衣。心藏无价珍,便是衲僧本分,向上一著,这是人生究竟真谛,至高无上,非一切价值之所能比,故曰“无价珍”。

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第一章便说：“辞亲出家，识心达本，解无为法，名曰沙门。”我们信奉释迦如来的佛法，这是佛法对我们出家佛弟子最根本的要求，是佛陀开宗明义对出家弟子资格的规定和要求。出家受具足戒为佛法僧三宝之一员，首先要“明心见性”，你才有资格住持三宝。所谓资格，也就是能力；如晋院升座、上堂说法、领众行道、开示后学第一义谛等。

我这是依照佛法本身固有的精神宗旨来说的，请大家不可误会。我们应该知道佛法本来固有的精神是什么，我们必须明了此义，生起大惭愧心，以“如丧考妣”的心情，恪勤朝夕，精进办道，庶几可乎！

【论文】实悟亲证者少，说食数宝者多。

【讲记】如果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碰到这样一个人，他到大餐馆里去吃饭，坐在那里，只是翻来覆去地看菜单子，在那里研究菜单子：这个菜，用什么料，怎么做；那个菜用什么，如何做……。我们一定会笑话这个人精神有毛病。而实际上，现在且不说把佛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人，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，也在大多数犯着这种毛病，纸上谈兵，头头是道，行解不能相应。

譬如一个大博物馆，其中陈列珍宝颇多，纵然经过参观研究获得一些知识，但是却受用不得，因为不属于自己的。

如永嘉禅师《证道歌》曰：“吾早年来积学问，亦曾讨疏寻经论；分别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。”又曰：“亦愚痴，亦小骏，空拳指上生实解。执指为月枉施功，根境法中虚捏怪。”这都是说，只在文字上做活计，不能实悟亲证。

【论文】以故达磨大师特地而来，阐明直指人心之法，令人亲见本来面目。

【讲记】东土众生因缘时至，于是达磨大师垂化西来。自灵山一脉相承，传到达磨大师为西天第二

十八祖。达磨大师出身于南印度香至国刹帝利种姓。因印度率以婆罗门种姓为贵尚，所以也称“婆罗门国”。达磨大师是香至国王的第三太子，幼名“菩提多罗”。其时，东印度出身的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，一路行化来到香至国。国王非常笃信佛教，大兴供养，献给般若多罗祖师一颗无价宝珠。祖师看到三位王子在座，有意于度化，便拿宝珠来问：是否还有能够超过这颗宝珠圆明的东西？他的两个哥哥都说：这是七宝中最好的，没有能超过的了。三王子回答说：这个充其量不过世间宝而已，岂足为上！问及何者为上？便答：法宝为上，智光为上，心明为上。祖师知是法器，等到香至国王逝世，遂度之出家，为改名曰菩提达磨，受具足戒，付法为第二十八祖。般若多罗祖师对他说：“我灭度后六十七年，你当往震旦（中国汉地），设大法药，直接上根。”

由此可见，达磨西来，实非偶然，其因缘至为深远。达磨祖师曾经对二祖慧可大师说：“缘吾本离南印，来此东土，见赤县神州，有大乘气象，遂逾海越漠，为法求人。”由于达磨祖师来到东土，成就无数众生作佛，其为功德，乾坤日月，也不能与之相比！

达磨祖师来到中国，是当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梁武帝（萧衍）普通八年，公元537年。从海路来，航途费时三年之久，抵中国南海登陆，由地方官上报，广州刺史萧昂驰奏梁武帝，帝遣使迎请到首都，即南京，时称金陵。

梁武帝虽然笃信佛教，作了大量功德，如他自称“朕即位以来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不可胜纪”，然而，若论“向上一著”，尚大远在！因此，达磨祖师毫不苟徇人情，谄媚奉承。而是铁面无私，唯法为重，给他当头棒喝，说他“并无功德”。这完全出乎梁武帝的意料之外，他因为不明白，不死心，追问达磨：我何以无功德？达磨批评说：你所作的那些自以为

不可胜纪的功德,不过是“人天小果,有漏之因;如影随形,虽有非实”。就是说,这些都是生灭无常的有为之法,虽有善报,待你福报享尽,还归于无。

梁武帝问:“如何是真功德?”达磨大师告诉他说:“净智妙圆,体自空寂,如是功德,不以世求。”不以世求,便是说:这不是用世间法所能求得的。世间法便是指梁武帝所作的“造寺、写经、度僧不可胜纪”以及他曾先后三次“舍身为佛奴”,即把皇帝的衣服脱下来去到寺院当佣人奉侍三宝,伺候僧众,由大臣们将国库大量金钱再去把皇帝赎回来等等这些功德。在达磨祖师看来,即从佛法的究竟看,这些都是世间的有为法。如《金刚经》云: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。”

因与梁武帝问答不契,达磨大师度江北上,到河南嵩山少林寺,终日面壁默坐,等待因缘。时有僧名神光者,久居洛阳,博览群书,孔老庄周,无不通达,而愈觉其非为究竟。听说达磨大师在少林,便来“晨夕参承”,如是经数月之久,而达磨大师仿佛没有看见这个人在身边一样,没有说一句话。直到这年腊月年底天降大雪,厚可没膝,神光侍立,没有动过。这时好象达磨祖师受了一点感动,才

说:“你久立雪中,当求何事?”神光悲啼雨泪,说:“唯愿和尚慈悲,开甘露门,广度群品。”达磨说:“诸佛无上妙道,旷劫精勤,难行能行,非忍而忍。岂以小德小智、轻心慢心,欲冀真乘?”于是神光潜取利刀,断其左臂,置于师前,以表赤诚。达磨至此,方为认可,乃说:“诸佛最初求道,以法忘躯;汝今断臂吾前,求亦可在!”遂为改法名曰慧可。这就是说,直到现在,才首肯承认他,也就是摄受他为弟子,然而,还没有对他有任何佛法的开示。

于是,慧可问曰:“诸佛法印,可得闻乎?”达磨说:“诸佛法印,匪从人得。”这个话跟梁武帝问“如何圣谛第一义”,达磨回答说“廓然无圣”,其主题精神是一贯的。

慧可说:“我心未宁,乞师与安。”达磨说:“将心来,与汝安。”慧可说: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达磨说:“我与汝安心竟。”这一段问答,便可以作为印光法师论文中所说“阐直指人心之法,令人亲见本来面目”的注释的典型事例之一。

【论文】后世名之曰宗。

【讲记】自佛世乃至正法时期,本来唯一圆顿教法,而“像季”以来,学人们只顾寻经讨疏,执指迷

月。由于达磨祖师来到东土,使中国佛教冲破文字知解的牢笼,而直指见月,更上一层楼;赋予了核心灵魂,使佛教面貌焕然一新。所谓:

祖意西来,寂寂一苇云月冷;
禅风东播,飘飘两岸蒲梅新。

从此往后的人,便将“宗”这一概念,对“教”而言,以为极则,便成为专用名称了。

(待 续)

